周易時論合編

周易時論合編卷之六

皖桐方孔炤潛夫論述

孫 中悳 中通

損䷨要

東坡曰自陽為陰曰損自陰為陽曰益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六畫然後為泰否損益咸交而變損則不交恒交而變益則不交聖人于泰否言消長于損益言盈虛鄧綺曰乾坤先後天東西南北是天地盛衰之極全見者也否泰西南東北是

天地盛衰之始半見者也半者天地之中道也故泰三陽出地上便交坤之上六而爲損衰之始也否三陰出地上便交乾之初九而爲益盛之始也是天地損益皆中道豈至太過不及之時方云損益乎神曰三陰在內一陽在下二陽在上以象天包地也損亦三陰在內但二陽在下一陽在上不同益得之復損得之剝不剝不損不損不復不復不益元公曰諸卦以乾剛坤柔爲體剛柔推盪而變化行或損焉或益焉時也丘濬悟損益二卦能知未來明于天地盈虛之數也釋曰咸恒損益四主卦之交而不淆者也咸人道之交情之性也從之則損恒人道之

經性之命也立之而益然不損不虛慾窒則速不益不實遷改
益久虛毋日互損之陽爻重藏富于艮也偵以下名咸合而究
損合者損之基恒分而究益分者益之本野同錄曰山澤形形
之生物有盡且秋冬斂藏故損風雷氣氣之生物无方且春夏
長養故益於穆之至體本无增減即在此可減損可增益之用
中君子明其當損當益者與時偕行而已潛老夫曰否泰損益
上經成數之交而下經再交者也六貞悔則下三輸之首一終
也本泰否之再交泰否用人損益理財理財還歸用人而已智
曰圓圖恒居夏以轉巽益居冬以轉震咸居秋以接遯損居春

以接臨此與觀壯蒙革交倚者也方圓損益恒咸以濟泰否爲寅中之線道與正八卦爲亥巳之線道交倚者也冬春先夏秋益中損外交寅爲人用之始故損益者天人之微幾也律曆用以徵幾學術治法與天道盈虛此真知消息者

☶☱山澤損

備攷曰貞古運字凡財貝珠玉布帛從手運之或持不定即有所失象損說文滅也从手員聲智按員何聲乎因口貝而爲圓圓古作○加員爲圓以取茂美古元云同聲圓者善墜故加自別之爲隕因隕遍聲也今定爲齒收聲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蜀才作二軌可用享說文作𥁕戴侗作𥁕

一一集曰解緩則器惰生而損失因之失復求得故損益為大權而減損傷損之義分焉能寡欲清心之減損自不至毀廉喪節之傷損故卦以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物先不足而後有餘事先簡而後繁故先損也民用盡然國用最大彼悅非强此止非貪自然有孚求少易足元吉无咎守正利往凡不可損者為欲用之耳二簋雖薄可薦鬼神羞王公所貴在孚矣以多為在象兌口震足互坤為腹頂連實而腹虚有簋象簋外員

內方之器。合規矩以爲聲。从竹震也。震四兌二。下用半也。門闕帝出。二奇下實爲二簋用享之象。野同錄曰泰易三上爲損。故孔子以人道化生表致一焉。男損其精以爲人損益之在陽也。入爲欲根。生貪不止。此最傷損人者也。能止損之。則致一矣。勿爲不肖。則聖賢矣。勿傷生。卽善養矣。此懲窒之達道。所以可貞也。御世不諱理財。什一原非得已。此心信于天下。貴著可貞之經法焉。亦有自損太甚者。不可貞之損。不可繼也。故聖人措㪽。以勤儉爲治教之本。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誠齋曰國奢示儉國儉示禮故曰簋應有時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年不祭肺施之豐歲則儉乎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宜曰損道上行道即所謂時也叅曰文王示人損所當損故舉二簋用享以見例言不可概損也子復三稱時焉見非定如此也曷之用見損益之爲大用而合乎時之爲中也盈所以致損虛所以致益損益盛衰不能平等乃其所以太平也卦皆乾坤來而損益中互純坤故曰損剛益柔

有時。可信乾在坤中。體在用中。無損益者在損益中。如循行者。天道人事。國法心學。用其可貞而已矣。聖人因損而知盈之必虛。不能留其將之去。能爲不盈。因益而知虛之必盈。不患其將之不來。患其欲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懲鄭陸作徵蜀本作澄窒鄭劉作懫孟作恎陸作𢙣欲孟作浴一作慾

遡曰山下有澤。則氣洩故損。然亦有以流惡而疏穢。故法以懲窒。正曰損人以與天。損己以與禮。野同錄曰。忿爲烈火。故言懲。欲爲漏卮。故言窒。若如程子之觀理思義。即自忘矣。何礙于陸

子之所謂知學者。不知損益張弛之將行，而苛逡懲窒之際，令者固也。一味放言，聽其自然，畏說修省，報爲禍也。蓋上根以潛淵之言消之，正所以巧于懲窒也。苟志于仁矣，无惡也。是擔當即解脫也，緣生偕來者，不可絕而可節也。言懲言窒，則固已節之矣。常人就事就末，安可不講。

初九巳事遄往，巳一作以，虞作祀，事荀作頤，往 无咎，酌損之。變坎爲蒙

遡曰：損以三名，其損在下，究損于下，初實先之。初應四，四德上故巳其奉公之事，初德悅，故上不能止，而遂往以趨公家之急。此時君仁臣義，比然酌損，悅動遄系，變坎酌象意曰遄往血性。

原不能恐豈已度人。全交兌屬在此二簋用享之一酌矣指困麥舟有以合志行者。范丹還六舟麥。則未可爲酌也。上三爻受人益不欲其受不正之益下三爻損已益人不欲爲不正之損。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馬作上合）

四遄有喜與遄往合。士以合志爲尚。乃可斟酌。郝解曰謙後爻吉未有如損者。處盈莫如謙多難之後莫如損皆以止爲本。故大學知止養心養身不逮此。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變震爲頤 賾刑）

筌曰。二非損初酌損者。初剛居剛二剛居柔也玄子曰貞者守

其正顧。往者佐其急需。如後世推撲搜括。故凶。无攻事則財用不足以義爲利。故有弗損之益意曰。卜式輸財自陳不欲官。巧于投武帝矣其後欲烹弘羊。則其欲已遂而巧以爲地步者也。士子修身即益國。故貴中以爲志。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正曰。損之順。貴得其所養耳。故以言語飲食爲足以害人。而損之與以言語飲食爲足以利人而益之。皆未得其正者也。中以爲志。自節愼矣。濟老夫曰。乘家損身以爲懲忿窒欲毀法廢學以爲損之又損者。豈九二之中志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業乾爲大剛稍艮

一一曰此三即二一即三之表法也三主損故爻極贊損之精義上受損故爻極論損之成功乾坤各三損一合二而乃以致一男與女也君與民也道與法也渾然與森然也皆此舉一明三而究此有一實之道也在象則需乾爲三客此乾爲三人三人位也自三往上曰行正曰定大疑濟大險莫不由此精一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釋曰目兩以視一而明足兩以布一而行兩以致一天下畢歸禮戶外二屨言聞乃入毋往參焉雖坐離立謂非天哉潛老夫

曰參兩相用不得不三以明之執二則疑矣世或造疑以損益

奪人者明此何疑乎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變睽爲睽 値旅

遡曰初已事而四損疾止皆在君初遄往而四遄喜说皆在民

因其好勇好色而遄有發政施仁之喜矣變坎疾互兌喜正曰忿疾嘗身毫末皆大忿疾去身天下皆小元公曰虛則補實則瀉此良方也揆曰損初之疾即以益四郝解曰四本止懸待下故自損其疾不受初酌潜老夫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謙象床而得實孟嘗猶知櫟之屬屬以腹比心獻子能辭梗陽四知

有疾初固已酌之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朱子曰過不喜規護疾忌醫子路可謂百世之師子產容國人以議亦可謂難智曰東坡初作書曰上之人務爲高深不測之度所以損其疾也神童見張曲江不召嚴挺之曰亦喜軟美者乎是所以損其疾也大臣而類下友之切磋不可喜乎有喜狀其心可喜揆其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變巽爲中孚 積否）

侯果曰朋類也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凡十類子瞻曰龜之

益人非有以予人亦效其智而已纂曰背離爲龜互坤數十以陰用陽故有朋象意曰四目足照千里九齡曾獻金鏡以善爲寶有元吉于神明藏密者乎治則垂衣學則坐照一多相攝傳約同時君臣道合者也宜曰損之二益之五皆以无損于巳者益人而受其益者皆獲朋龜之鑑法施之爲最上明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徐作佑

二曰損損三益上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益損四益初而二受其益故曰自外來言或者非實語也艮止于上反中順受寶鏡湛然無所不照非有所增加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變坤爲臨

宜曰上益所行之一人主陽言也止體上成自无容損艮家變坤臣爲得臣无家之衆爲之用乎用莫大于得人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黄疏曰上與二同德以志稱皆弗損以益人而二貞凶上利往者二制于三陰之下上乘三陰之上也以應言之三得友三得臣同行以成致一之交无家之象也智曰君道无爲能容天下臣道有爲爲天下用得友得臣則洋溢于用中此損益所行之中轉也徒尊君道乃綴旒耳通曰呈甫論云居不薄之眞而

立乎損益之外不亦全乎此正以其博綜百家者爲無所損益也

時論曰損澤之陽益山之陰變其泰矣西兌底東北艮金凋寒沍歲限轉焉此盈虛之門也賦貢式功而損下之道行雖曰什一猶與僭侈孚之信而後勞二簋用亨則溪澗羞薦无詒讟矣使以時而孚矣傳曰備有未至而設者有至而救者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可先則貞也未至而設則酌也已至而救則喜也即以理財之職占之二非大府乎邦中四郊家削邦甸邦縣邦都是山澤之義于焉中也賦均式節以

弗損爲益者也。初則關市未征，幣餘將餘。王之羞服賜予取之。所宜理紀其事斟酌者也。四則內府外郊。丞祿芬稀，重傷宿痡。管子云：天生財有時，民用力有倦，君有欲无窮，度量不立，將無以給，而上下相疾。稅訟議宣，丘甲議成，田賦議哀，疾亦甚哉。法裕于財，毋寧裕于人。以下遞往而上遞喜耶。上與三則大小司徒均地傷征之數也。三十年之通制，用者上之事也。家七人而可用者三人，若五用其二人者，三之事也。用二父子離，用三民有殘。故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致一人而羨，則守望友功也。上弗損爲益者，不料民而料臣也。家宰以歲抄入穀致用，司會司

書。職內職幣職歲人倉人均人旗師司市。室無濫
供得臣豈有象職五也者。龜貝錢布金刀惟王不會之極也禹
以歷山金鑄幣贖民之厄湯以莊山金鑄幣贖民之無檀賣子者
太公立九府圜法權輕重通有無其奉時弗違者乎法在用人
取人以身徒諓言利而不知時道皆未悟微塞之先幾而志尚
疑也五乎二厥孚易爲益著賢乎如日進無疆大畜無得友之
疑敢歸保得臣之志象可發而酌往勝相進而適喜皆于其志
論用而已然然眞者君之門然君處山堅若寒淵不悟時道豈
能得志人亦曾疑象山之言乎然君爲天下善俗理財師爲萬

世教學理財其道必以此觀非可以本無損益之曼詞恃之任之暴兼天下之才也。

智曰泰三天地之際交上成損人道之始也故繫情表化焉。何思何慮不嫌往來此三二一三之可疑者疑而悱之舉一反三必喜而得志矣象山曰懲窒全無猶未是學學者須明理後知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楊氏曰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也入道泝源必先澹泊滌冏一澄一流其知日益日損之橐籥乎飲水忘食而視浮雲登泰山而小天下是神于摧山乾海者也并浮雲其澹泊矣。

䷩風雷益

益从水在皿而益復加水作溢耳凡物可積累進增不知惟水稍增必流于外在圓則圓在方則方因應之一莫過于此故益以一易同深官之聲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益從否泰之乾坤變而名自下外向秀所謂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元公曰損內益外曰損損外益內曰益體用之分也故聖學貴存心以萬物為一體益下所以稱元也宜曰上既益下而上下均益矣

上施而巽下益而動上下樂利故利往生理各通故利涉引曰涉濟皆言同也三互皆乾坤二濟故三陽陰卦皆可二濟也泰三上換爲損否初四換爲益損初四換爲未濟益三上換爲既濟一也三陽推二十卦益居其中益爲習坎之器全體中虛爲舟長楫不設故有利涉象意曰先損自益損爲磋磨而益乃受用也損以克矜上之已而益以復下學之禮利用厚生即以勞而教之帝出而王享合卦而中行震巽木道皆離明而行坤順

風雷遷改悔覿省而成願養故文王著二利焉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

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日損下民亦悅從不若益下之說无疆上行固以其道不若下下之道大光本坤爲民乾濟大明此正贊其帝出施生入民善動之時行也四既益初大作于下二五之中正受慶矣震巽皆木帝出而齊矣動至巽時學之日益可知矣震巽初氣長物益莫大焉乾下施坤上生蓋无處非施生之洋溢也皆時爲之君子順時觀省惠心周流講學立法善世歸仁負徒以分財爲益乎子瞻曰木道者雷風行鄉解曰卦自上下下爻自下能

上自震往巽亦順也故自初而上有王者順時省行之象互觀也惠心在五爲君而震王來自初進而上行于坤順故三四稱中行所謂木道日進往涉也畫子曰易言木道者三皆取諸巽以其才能行權也肝主謀慮膽主勇畧木之才能該仁勇弘濟時施之其正曰學有損益共相起也損靜而師天益動而師人師天者退師人者進意曰舍日无歲知歲用時德性之施生總此學問爲耒耜日損日益要謂之日進而已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訂曰六子皆益水火山澤惟能枯聚散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

益歸風雷風入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別雷發必速故遷无留念改无停機震巽陰陽之始則初幾也汝中曰恒益相取不能體常不可與適變不能盡變不可以處常君子自立以達權之謂也郝解曰損如顏子之四勿益如曾子之三省野同錄曰聖人正防充類已甚之巧于文過故惟以民視民聽之善用告之生此有君有父之時厚事即惠心也生理即天德也禹以不自滿假爲神遷神改之帝則即以克勤克儉爲不自滿假之善經生寄死歸泯于勤儉此迂濶語是眞風雷鬲奪本无善之可遷本无過之可改而盡掃勤學節儉之法以荒逞者是帝王之

所首用風雷者也智曰觀損益之盈虛而心平矣心平如能全見全見始能善用若決江河豈有阻滯哉人爲忿欲錮鎖誰能虛公故方圓以動之散之從中說起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變坤爲觀

邀曰益下四爻爲四事初佚道使民二善道教民所以益之于安平三恤荒告賑四遷國圖存所以益之于患難五則原本君心之惠德而上以恒益答之也焉奇之云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作之事故益以興利益從否來乾交坤爲震動皆大有作爲損殺其盈故損三益培其本故益初邢解所曰震爲帝出

益下之主初當其方休助之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一一日下民愚賤彼不能自厚于所事非陽剛自上來大作而爲之所則下何賴焉故必元吉而後无咎宜則日民不可輕使也子瞻則以損上爻敢之上有爲也易下有爲也難功則歸上非則受責故元吉乃可无咎以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變兌爲中孚　積渙

一一曰善道教而不迷吉凶禍咸以善爲主此永爲萬世之貞鑑者也邇曰古人祭天掃地行事二爻當地上之位見出震齊

巽之帝。即損五之象也。人道立下以承天休。故于益二中正爻著享帝之盛事焉。意曰損益皆離為龜。以北方之靈灼南方之火。以死知生之道也。損用艮兌。益用巽震。而二五實坎離也。中皆互頤。頤之龜以靜養動之道也。易用蓍。而王者舉大事動大衆。巡守祭告。必用龜卜。亦以蓍龜用損益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謂自外卦益初。而二從中受其益也。潛老夫曰。合外內者。外皆是內。天下之善歸之矣。非執本無可益而固陋橫傲也

曰或益。或擊。視為外來。則可以隨時應用而不惑。凶事視

爲固有則可以安分順受而不驕君子永龜享福惟此齋戒靈承而已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王肅作用桓圭　離爲家人　變 [illegible]巽）

遡曰益既象耒耜而爲震反生之稼三爻象而爲離旱之災見爲凶事猶言凶饑之事也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遺人縣鄙之委積以待凶饑鎭圭以恤凶荒是知有備即發无備則出鎭圭以請糴于鄰國固有之者天災流行國家常有凶事之備不可授也孚即五之孚惠震諸侯故三四皆曰公圭震玉象告離曰象邦京山亦以帝巡東出南行賑濟建國爲大作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箋曰一有外來之益曰或益之三守固有之益曰益之今升曰嬌命濟世祖文之流于瞻曰損四爻于初損其疾以益之益三爻于上用凶事以益之君子之遇凶也惡衣糲食致穀以自賑使上自損彼不樂也故六三致穀以自賑然後能固而有之圭所以致信也誠齋曰位剛動極見有益天下者決然自吾爲之聖人故以五語戒之曰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曰惟誠則可不則行詐以益亂矣曰中行勿過甚也曰必告之君也曰用圭動以禮也象復敘其一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耳正曰孝子貞婦

至性所命。或以爲偏至一往者。聖人以爲中行。謂中理而行之。
无所復損。則皆可益矣。桐宮金縢。或以是譏議。而聖人若家人
之嗃嗃。不爲誕也。淇澳曰。人定不能无凶。節凶定自有益。知凶
之益。乃可與言益。智曰。益以此爻持世。世多凶事。人生所固有
也。能以此爲風雷。則增益其所不能也多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變乾爲无妄積姤

邇曰。恒以震巽立不易方。自此叠轉爲遷善改過。爻著遷國。亦
其象也。且移初于四。去坤得坤。去土得土。亦遷國象也。損益之
疑信喜告。正于人爻惕之。震四巽五。居八卦之中。六三六四。俯

于一卦之中益從中起故曰中行告者臣從而依者君遷以爲

民豈强民耶郝曰以益民之志告之先公神謀協從也何曰太

王遷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殷曰視民利用遷皆爲益

下之志正曰依遷洛亦古人所謂因事也春秋遷國有九聖人

无一取焉無公劉太公之智而依盤洛之事亦寶龜所不占矣

以爲國厚民始不是陳氏厚施故智亦可免相國爲民請田

之禍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有告者有從者志已益矣潛録曰東周之遷黍離以詩告之而

誰從乎婁敬說乾子房一告而益志矣桓溫議移鍾簴張浚議

遷建康知益志否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變艮爲頤賁鼎

郝解曰至五而益道備矣合復觀以取象自初以來无一非惠民之實心心爲政本有是心即勿問其事可也大作厚下總此誠心故初與五皆爲元吉若有惠心民自信乎謂惠我以德非分財之惠耳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訂曰五四三相聯從其告而不必請五亦不必問汲黯矯詔發

倉武帝復何言哉。晝子曰惠心惠德神感神應也其所以得志處正在勿問問則有期必之意在智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以耕鑿惠天下者也列子故作堯遊康衢以聞此謠將爲化身乎哉。不則堯多一問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變坎爲屯

集曰風雷恒而上反之爲不恒恒之不恒在三益之不恒在上巽之究躁也巽爲長高利市求益无厭故爻箸之正曰申叔豫引觀起以損遺子鴞之八人晏子曰益卯緞足欲故亡子產以禮辭韓宣子之求環可謂恒心莫益者矣君子觀損之上九

而知益之將退也。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喜怒以巳亂也，弗巳者必益之。武子請老，以位益郤獻子，獻子以是擊齊，亦以是自擊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一日，益之擊之，皆自外來，見人皆得益之擊之也，孰一窮上之偏心，則必爲偏詞以奪下，而不知終以自擊耳。屢日向平讀損益而大悟曰，乃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嗟乎，死生一如，何有富貴貧賤之偏詞自問乎。嗟乎，又孰知令之立心勿恒者，胃言死生一如，以拒善諱過乎，是不如向平之

偏詞百倍矣故君子隨時寡民之過恒用偏詞以爲風雷時論曰盛衰之始誰幾乎出震齊巽春夏長益方營益在中賓以聽泰賓與府偕行者也耒耜之取益也表法也孟春農祥晨正瞽告協風至行祈穀籍田之禮太師吹律廩于籍東南稷乃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農夫大作司救所以凶事時也天之施地之生也其任土任民之大經乎井田有川以達于濬皆耒耜之用盡力溝洫皆本道利涉之本也民悅大光禹稷之中正乎禹涉大川爲艱食也庶土交正慎賦則壤納錫大龜玄圭告功其益之十朋王用享帝者乎成周則

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立我蒸民之極也其惠心惠德。中正有慶者乎。五與初俱稱元吉何也。上用為天。元德為民元命。而初乃經野之始也。司稼東作可不厚其事乎。農師一之。至于宗伯九之。王大狗耜。民用震動。初之所有事。大作也。三與四則暮春社卜之候也。中行告公之交也。夫益道之大作者。無如凶事與遷國矣。凶事者喪荒弔襘恤所飾哀也。中行則旱乾水溢民无菜色。用圭示信。勞而不怨矣。洛誥曰。卜惟洛食。于其明農。盤庚曰。惰農自安。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中行告公從則各設中于乃心也。周

公曰作周恭先自時中乂是也。成周惠德勿問而卜其元吉者。以千八百國之君。養九州之民。上有餘財。下有餘力。而須聲作焉。秦田租二十倍于古。人役三十倍于古。舉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土木神僊聲色狗馬閭左長城。立心勿恒之狀不能當涉廣之一擊矣。夫同心也。无恒者擊有孚者惠同此外來。上則來文二則來吉。豈待十朋之龜。卜靈攝貿而筮之乎。意曰益大于惠惠深于心。心惠萬世矣。其之也。初即觀光。二孚和矣。大作一神道也。龜享一鶴際也。三家人。四无妄。孚其言行而對時矣。五頤拂經。仍可居也。上屯泣漣。其知遷改耶。自非以遷改轟此萬

世焉能惠萬世哉孔子讀至此而喟然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學彌益身彌損商避席而遷改乎風力雷聲豈有息乎張子曰風雷有象不速于心時益爲損時損爲益日進其當損當益而无損无益者乎利其中矣故天道人事之幾爻重于損益律數叶化總此心微損益不精何由知物則而時宜乎非豺横則蝸高耳

仲虎云泰否言消長損益言盈虛智謂盈虛者定消長之幾也郎以盈虛定天而天莫能違以黃鍾損益定氣而氣莫能違以卦爻盈虛定世[illegible]而世莫能違即費是隱故郎象數而

知无象數者不差也。性命何盈虛耶。聖人以倫物分耕定之。而性命乃能各正。將顓頊道聽委之乎。无疆无方之開物成務者。自以表法損益而時措之已矣。聖人无大過。尚有過乎。竟无過乎。不見日月之遷改乎。盈虛而不變者也。薄蝕有跡。風雷无跡。時行物生。是聖人之風雷也。不背不聞。是子思之風雷也。益之蓍龜。是萬世奏鼓馳走之風雷也。

夬䷪此

景元云下經兌巽之體十二猶上之乾坤也自夬至鼎四對皆兌巽包乾坤坎離也故爲下經之中節正曰三才之等六尺四寸自四尺二寸入于下際乾坤至剝復人身之上際剝復至損益腑臟之中際夬姤而下股膝屈向交于北政兩濟乾坤項踝始終按六尺四即六十四也繹曰夬危之微姤微之危上經天道剝復見天地之心下經人道夬姤嚴天人之介故危其詞焉下經王震艮巽兌遯壯乾合震艮也夬姤乾合巽兌也四卦合而乾不復見經吁賊逵天斆而五運之勝復正反稟其亟矣易

簡錄曰夬果之也危詞以慮終姤駁之也危詞以謹始潛老夫

曰六六分之則夬姤爲下經中輪之首以三周分十二則夬姤

爲末周之首曰過曰決猶之不食剛反爲陽幸也智曰先天巽

兌輔乾兌同乾居太陽而巽乃少陽之首故下經主之而中段

專專焉名爲陽幸而實望陽之制陰用陰也南方轉午天地正

用貴在君子明君師之道法以澤之風之特爻天地之位其用

更切書契決事誥命成章中古以後陽褫陰文必然者矣豕魚

牽羊施之包之卽所以遇之而決之也

☱☰澤天夬

說文夬从又丨叉手决之爾雅肉肦好曰璧好肦肉曰環肉好

一曰玦左傳賜環則還賜玦則决是夬即玦也鄭氏曰夬决卦

快規犯同爲將聲相轉孔子訓决則古分决之義甚明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一一集曰未有增益盈滿而不潰决者夬繼益即消息也三月

姑洗萬物决辨于辰方角聲揚號矣以君子小人論剝復即决

矣非私智權力决勝也故大壯戒用壯夬戒乃决天澤交而將

復陰自无逆矣夬利攸往欲其爲純乾剝不利往不欲其爲純

坤逊曰因大壯宫宫變五爲王庭揚號告皆兌象陰倚君上從

來危厲不利即戎修文告邑但能自儆時往有利。一曰小人揚于王庭孚五號三。九二志在急君告自邑中。使戒備也伏坤邑象。揆曰揚爲小人孚號君子。見曰以五陽夬一陰而難者。以衆孚號。反爲人主所疑。而一无號者。仍爲人主所信也。六初馬氏曰。德宗有李泌陸贄而終思盧杞。憲宗有裴度諸賢而終任鏄异貢可痛惜。意曰。狐鼠據難去之勢。雖衆陽同志不勝危懼。所謂先自治而治人者。仲衆與訓注不同。服事一也。勢不制而爲袁紹崔胤。豈不痛哉。潛老夫曰。使張玄孫堅之策得行。爲人臣于。亦終无安身處。安得不危乃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朱子曰世皆以君子不能无小人不可盡去觀剛長乃終之言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決之有道耳敬仲曰剛柔決未嘗怒也未嘗私也覆載一體小人不居上天道也決而去之何私怒之有宜曰決如決澤因勢利導健悅則不忿激決和則往中節三日乃者儆君子也易于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復曰剛長夬曰剛長乃終又曰終有凶孔易終決君子于小

人以象數諍之天圓決于地方用半即以圓全因二二貞一以正
化邪正是絕待不必諱邪正之名字以言絕待也時中聖人正
名決教表圓圖正午之政府此天地之所以一切生成也扶陽
之義凜凜豈私毫殊設哉自有破名象者已甚總殺之毒權不
借奪壓天地之正經偏高利于巧佛其宗而實非帝王聖人之
所利也充類掃二以見一則掃天地以顯於穆究竟時乎開闢
則開闢即於穆也毀開闢以竊混沌者詖詞駭人以激奪藏身
耳執名象之病拘破名象之病蕩雙掃而棲心无寄其病非死
則荒聖人反復至此所以宜時中飭與民前用必制度數以議

德行决于各安生理易簡適當倫常分莪即泯性命是所謂森穆同時者也决人生所當决而不可言者有餘不敢盡此大决也別傳權立頓宗歸實于治世資生一乘不悖由中道行今儒悟者未開全眼尚迷黃葉以訛傳訛况午會周孔為天地正宰誦法者反欲撤王度號獸窟乎邪見之小人揚之偏見之君子格致未精動為所惑何怪无見之庸人乎但得兩可不决亂民耳目藉口疑人則彼已得計矣所以後世忌理若犯家諱遂俑縱盜究賢榜禁道學至謂宋儒禍宋比于清談亡晉而士林猶樂道之偏贊小人之无號苛罪君子之字號人盡可赦獨于理

學有餘嫌焉以不便于已也其根起于不明易道不證表法至使假偏上之玄勝升踞呵夷作善惡不分之言滑稽不決而君子徒壯頄毗竟爲所議烏能決之悲夫顧高二先生決合朱陸有功姚江乎吾鄉曾岳觀我兩先生決合于鹿湖環中堂學者何其幸耶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宜曰雲上天則需澤上天則夬不居也其解陰蕩濁則有決小人之意而天下乃被其澤雨已成而必澤造化不以爲功祿既聚而必施王者不以見德見德之謂居非所以惠下故忌之管

子曰見有之德義乎不報四方之鄰陰行者也故上德不德正
曰爵祿之在主庭干之不敢思奪之不敢怨害小人而有怨氣
畀君子而有德色是君子所甚忌也翔南曰此所謂下與剝之
下相應潛老夫曰君子毋自相忌而小人乘之由乎德不凝適
而往往自居由乎不知危乃尤也背以忌人之心而自以居德
爲忌亦可謂善用忌矣通曰陳實于縣吏薛安國于田甲華但
于任讓呂蒙于彝遺可謂施及下矣然居德未易忘不居德以
爲德更未易忘也

初九壯于前趾 前作止 往不勝爲咎 變巽爲大過

宜曰夬由大壯變宜肖之故初三言壯初爲趾前者往夬意變巽踪象毛伯玉云勝在往前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勝爲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善往也徐子與曰虞去四凶周誅三監謫讒賢才貞勝何憂夬矣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潛老夫曰胡允以京房劉蕡爲不勝而往之咎嗟乎天子不能夬履而爲所勢挾蕭望之以帝師尚爲所斃況京房乎劉蕡憤而于對策言之令裴度无以藏用而次且焉然而止于不用求爲咎也裴度直言歸矣尚不能勝此時旌蕡亦未中錫耳

九二惕號翟玄荀爽作錫號 莫夜有戎勿恤變離爲并積戚

宜曰。夬主夬陰。然以不夬爲善夫。二之惕號。自治也。但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井心退屈。故莫夜有戎勿恤。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焦郎詣君子儀。王掘其墓。而子儀借事自責。皆是道也。變離惕恤象。象號屬不利即戎合五惕言此指二陰戎謂上坤三陰皆象夜。初早夜。中中夜。上暮夜。兌陰在上故曰暮。正曰絹羅宵行。蜉蝣出陰朝宁。小人不保其无。但曰夜行而已。君子不能使小人絕類。能使小人信志。莫夜之惕號。非曰怨惕。亦以自警也。周晨父曰。闕子明爲王彥布卦得夬之

華知百年之故二紀女禍爲其變離也朱子載王子獻占此爻後有兵權唐明宗時將晷見厠盜匣劍去董賀爲筮此爻門但守中正謫釋憂忘可信陰陽總以理決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一曰誰不言中乎不恃剛而能惕即大壯之以中而得之矣

一曰韓魏公張魏公遇刺客皆曰取吾首去客皆不忍蔡元定寓道州猶聚徒講學曰禍非墐戶可免也歐陽欽亂萧引曰管寧遼東但安坐耳皆有戎勿恤之道

九三壯于頄鄭作頯蜀才作仇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變重兌
積擧
宜曰乾爲首。賴者。觀類關骨也。陽居乾上衆。復獨復。此獨行處
陰陽之中而應。違衆獨立之象。上成兌之主。兩者和于兌之象
遇。言其適然。爻位所值。遇兩疑于濡。故曰若濡。若濡則必有慍
之者矣。慍離象。王充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顏杲卿之于安
祿山。皆似之。此與壯三。皆有不中之失。又有得正之美。故象二
義亦同。曰乾乾坎坎。象重卦。此无二夬。而云夬夬。遲留不決之
意。由陰在上自消。三五俱其消而不夬耶。而討之曰。是可夬耶。
否耶。夬不夬之閒。故夬夬也。三以應上行之濡不恤。慍不辭。起

然自信不徇俗而飾非曰獨行五以比上行之近承其徹功可坐收猶且吝之天地之仁也是謂未光之中行。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潛老夫曰志夬之而濡偪終決于理而已矣白樂天于元稹韓退之于子厚亦其道也然貢禹楊時亦將以其薦用者而偪之况張鎬受衆中之辱馬融受朱穆之斥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古一作趦趄馬鄭同古又作㳄雎或作歁跙）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變坎爲需　積比）

宜曰變坎象豕臀无膚豶豕也行次且躑躅也狀四之躁而欲

夬上也。然越五而夬上，五必不從。不若與五同其裁抑，教之牽羊隨五而又逆知其不信。蓋夬至四而陰將夬，功名之念咨有排五而欲自爲功者。挑釁在此，渾濬可鑒也。于象兌爲羊，羊之性護前，牽羊者讓而先之，而牽制其後。欲逸則繩約在手，欲止則鞭策在手。陽順之而陰實制之，不激不隨，牽羊正駕馭之法坎耳病塞，故不信。全曰，四困五，以牽上夬。上六聞四言而不信也。正曰，則公出師于畢。鼂焉而不進，陳師于牧，兩至而決戰。周公之獨行也。文王伐密，密下，伐崇，崇降。然七年大勳未集。是文王之次且也。時而已，雖不用聰明可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元公曰聞言聽也而終于不信則心地未明也意曰將當次且亦可忍辱聖人恐後世托此揹鑿不當其位故與噬嗑之上爻同戒詞焉四與說同體故疑不決傳燦曰桓範勸豚犢不信宜矣敬暉勸桓張亦不信耶

九五莧陸古一作莞陸項作莧夬夬中行无咎變震為大壯積坤坤世

集曰莧蔡也古曰莧陸今曰灰莧莧者所不食故以為不夬之象埤雅云莧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字从見夬三月卦莧始生取莧猶姤五月卦瓜始生取瓜也謂地之高平非所生而生喻易

夬而可夬也項平甫云莧山羊也陸其群行之路猶鴻漸之陸

說文莧山羊細角者从兔足首象形从羊之角也目羊之目也

莧音丸故古本一作莞按見與官同母古時粗細不分則相轉

耳說文中部有莧云丞喜注莧胡見切漢人久作草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時位所屬恐其私暱于近比又恐其已甚于芟除故戒之

以中行而贊之以夬夬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朱子曰微茫

之間意有未斷可見去小人非難難于去君心之小人

上六无號終有凶 乾 變重

宜且无號陰自長也。或云應三號三比五號五象所謂孚號者今皆夬夬无所號矣終有凶幸之之辭辟之垓下非无勝也而終已矣仲虎云辭于剝則易于夬則難者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安可以易心處之玄同曰世有温泉陰受陽施也无寒火陽无所受于陰也陰有所受于陽故剝陽陽无所受于陰故陽不剝陰自決而已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一曰時至數窮陰雖欲長號據上自不可得九五雖欲悅上不決亦不可 得所貴聖人者處此消息中而決定以正勝邪之

理斷其可不可耳以勢決之君子少小人多陽一陰二邪若巧勝而以理決之則邪終不勝正也使萬世之民皆歎君子少小人多則固已勝之矣

將論曰大圓正午以之輔乾通遇濟決以之終䄂其義精矣象于四氣金之決而斷也象于丑行木之決而流也小正曰將雨將降下水上騰修利堤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達天澤之宜宜故水不災夫兌與節處西北之地而月氣應東南之夫以說戰之剛接將見之用剛長乃終豈待問耶聖人斤斤慮尚窮而危之正以乘衆五剛相照過衆夫易除也一姤二同四

畜五者皆收陰之義也惟三履與上六敢言去之然上六天下澤艮宮少陽有權履之甚易澤上于天坤宮老陰不動夬之實難六龍之位無如此結終之一物把吾亢而伺吾戰其敢閉門獨處不告而與戎耶長義曰非和小人也吾黨皆爲和也意曰決斷也不徒決去也天下之能決和必其能危光者也危則不輕尚光則不趨窮矣王庭者城狐社鼠之窟自邑者門戶畛域之與呼號則同仇衆棄之難齊即戎則執訊獲醜之難服書曰問爾四國揚也厲有隱號也爾惟和哉爾邑克明告也爾尚不忌于凶德不即也詩云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惕號也但聞其聲不

見其人莫夜有戎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勿恤也初天之夬爻

其本剝二天之火明于華變矣三天之澤來兌于上有不盈者

能无夬夬乎我將剛呼彼且柔濡五陽雖衆我則獨行麗澤媒

蝓非其本懷也五近孤陰我固大升彼未喪也啓寵之人伏夬

肘腋夷懌如醻夫夬无咎非中行孰勝之莧陸生于三月治聡

治臀刖光衆也初過四弱相應而相咎悔者壯趾且以爲銳身

牽羊抑知隨其後乎求勝者躁自居者狃吾黨吹疵先多齟齬

甚矣決和之難也趾損臀膚皆不免矣惕惕得危光之道焉中

行豈易光耶上而復乾其天道乎危之所以孚之施之所以安

之也。大象曰天必施澤。澤不居天。夫施則曾澤。居必涸。施祿弁可及于小人。居德必投忌于君子。及下者猶是剝之厚下也。將决而急爲下之地者。所以全上之天也。知此則書契與結繩同孚矣。

智曰。明察取夬。即天澤之辨。而澤天爲更决焉。扶陽用陰。可祿可制。小人豈可盡去而快哉。惟以春秋决之。則萬世小人自光號。夬獨權邪僻者專藉假爰寅忽以亂其號。所謂別墨倍譎。至今不决者也。知幾者憂乍會之女禍邪教。而决理者以乍會之文法。決夫婦之覞晲而治之。民志决辨王庭决揚

倫常之變。決然相信。莫夜之惕。決不至死。則不知父之慝瘍女傳家之惡俗。爲無憂矣。孔子故于雜卦末後表之。而終以夬曰。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正恐後世憂不決之新奇。而斷斷決之。始能令萬世無大過耳。

䷫天風姤

全曰姤古篆作𡛟从亻冂在前才在後也說文偶也从女后聲

按后象屋後故爲反司以勾㖔叩口而聲也遇亦從偶得聲偶

从禺猶句之勾古通轉也故相沿以偶然邂逅遇之爲義

姤 古作遘鄭玄同馮椅云王洙改作姤 女壯勿用取女 釋文作娶无女字象同

一一集曰决遇反夬夬聖人不能絕陰而不能不愛陽孛其去曰

夬而驚其來曰姤剝復夾坤于北夬姤夾乾于南易貴用者用

以勿川爲深幾故姤著女壯勿用取女之象遯曰邵子履霜之

愼在此知愼者知月窟矣復見天地之心姤亦見天地之心所

歎者。理難持而欲易恣也。相遇之時有義焉。斷不期遇而遇爲

適然復止。還其本然者而已。然陽雖本有。積中乃能發外。陰雖

適然。一動于念。驟乎難遏。此陽至四乃壯。陰初即壯之旨。陰漸

長故壯。一陰遇五陽尤壯。勿以惡小而爲之。勿用取女之義也。

筮云。齊桓公七年。始伯。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

帝甘露改元。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

于前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已伏。林

甫相而唐禍。丁謂進而宋危。極深研幾。故謹于微。隅通曰。壯者

長也。六子莫長于震巽。乃雷必壯于天上。風必壯于天下。蓋雷

愈高則愈威凡夏雷必高風愈低則愈猛凡冬風必低龍溪曰
姤乃日月合璧之象姤雖暗如復交姤而始遇復則姤全體光
明矣如月雖陰暗日交月而月遇日則月全體光明矣正日是
蕤賓之卦也從律謂之陽律從卦謂之陰令君子肅于陰令以
察夏至謹其起居无有不恪節嗜欲尚澹泊屏息斂身以待陰
陽之自定于是而有佚志息色則其蕃育不備賦命苟薄神人
所酬獻不從焉君子治其房闈以棲神明早服夜息如御賓客
謹姤命也揆曰此女后之象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鄭京作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宜曰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曰柔遇剛則柔之敢于遇之正見其爲女壯是可與之長乎姤建午月粹賓則陽固爲之賓矣小畜乾內故巽女可妻可婦姤巽內女爲主故勿取又包魚正不欲諸陽之見而娶之也凡以人世之用爲情累耳適得其所當用何用不善何時不相遇耶咸章大行此天地萬物之本然也執定勿用豈能斷情而求性哉咸恒壯萃之情于夬而姤後聚之矣以用善用以遇善遇時義豈不大哉朱子云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子瞻曰姤者乾之末坤之始也自九二之

亡而後爲遯則無臣。自九五之亡而後爲剝。則无君姤時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所爲。无所不可。故曰天下大行。遡以一五皆九惟乾夬姤三卦。勿取與相遇之義並行此時義不可一端盡故曰大。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命會恭傳作令誥鄭王作詰

神曰天无氣以風爲氣天无動以風爲動但于空處即氣即動此金木相交于无形之處得此理可以乘風登天矣宜曰觀爲地上之風旁行遍歷姤爲太虛之風自上而下。風行天下。无物不遇者也白虎通曰風者天之號令。風爲教主。熏于南方。施乾

象命巽象野同錄曰夬著明察書契之象姤當文章命令之時夏至之養與冬至同謹而施命誥四方者以夬姤輔乾南方向明當正告也四方示用中也惟離與姤著之馮元成云施命豈得已哉上世言德不言化言化不言命以命誥四方不能无虞也勿用取女命誥之謂也淇澳曰閨門風教之原象以天風而后施命誥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易之誥命不一而足故曰易以道陰陽非爲幽遠不可見之陰陽乃切近顯設不可渝之陰陽志不舍命則切近即幽遠也羽南曰屯蒙已著貞字包納咸恒家人以漸終之姤則駁其乍遇矣人心之妄欲

郎女也不可任不可絕也遇有當不當焉時義決此而已君子觀于姤而頓知漸教之善也姚康伯曰必有賢智絕欲之過而後愚不肖之羸豕无膚少免耻焉孔門單傳一嗣即自脫然連叢路女安得不辨以爲誥也潛老夫曰天地相遇不能不用夜必用于日中一元用于午會曾知上古之洪荒更亂于中古有誥命之日哉決其時義與愚夫愚婦明而安之是景風也

初六繫于金柅（子夏作鑈蓍頡作科晁以道曰蓍頡作柎王肅作抳蜀才作尼）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古作蹢躅一作躑躅一作蹢）（變重乾）（乾世）

六曰金柅謂二乾金也說文柅籆柄籆即絡絲籆柅其柄也子

夏傳作鑷云絡繹跌是也通作穪巽爲繩故取柅象馬季長以爲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先儒多從之一陰始生勢必盡姤諸陽聖人憂之詞具兩義繫于金柅則從一而終之爲吉苟不能繫必往而他姤之爲凶巽體本伏往則著見往見象文巽進退而蹢故且繫且往坎爲豕巽半坎體无肉有骨爲羸豕牝豕也陰質而淫慾牝豕特甚蹢躅不靜也李茂欽作彳亍言一步一往也玄同曰姤凡數象體陰爲魚爪二對豕爲柅對爪爲杞二四對魚皆爲包豕柅喻姤包魚喻爭杞爪喻斷譬群淫爭而五斷之還其始姤之二而已還初于二是初安于二

不炫耀以他適耳終于二二成果實而自落自天二云者斯不及五

其質高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連也初與二連二得而繫之

九二包有魚（包古作庖苟作胞虞作苞）无咎不利賓（變艮為遯積同）

宜曰包容于內使不得逸于外不利賓正所以包之故義不及

賓專其責于二也初應四本四包中魚二有則四無有者主則

無者賓包魚包瓜繫豕同義自古小人亂天下往往君子激之

也包有魚則彼私有地步獨得先容知有為善遠罪之樂矣不

激不弛正象勿取之作用也。五之以杞用二包初。使李愬牽李祐。使田弘正制劉悟。武鄉使蔣董制黃皓。皆可此象占之。正日女子尸祭不及賓客。爵弁在門。不預內厨。記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見女壯而思遯者。夫亦伊微之心乎。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一曰。二最近民遇。即包之。待其及賓。則已遲矣。物之始遇必專其恩乃能。是亦義也。潛草曰。四陰利用賓。巽觀艮止也。一陰不利賓。巽獨近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變坎屬訟 積无妄

夫四和而不肯決姤三牽而不能上故同此象筌云坐則臀在下故困繫初行則臀在中故夬姤繫三四坎豕巽股取柔爻爲膚剛爻爲无膚柔道牽也誠齋曰二最近初而先遇三爭之則傷故欲進不進雖不得魚无復災行未牽者幸其不牽于魚而必進也孔明言中原爲操得與不可圖而可與爲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淇澳曰无膚男之耻羸豕女之恥實男之恥知恥即能行未牽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郴解曰夬四悅上牽羊而前此三入下行未有牽而上者係戀

醜矣訂曰三四步不前猶未與柔相牽連故无大咎能以重剛自惕也潞老夫曰賈充必生婁豬張華不如此命而董養章忠早歎其无膚矣李勣不知田翁之命而許敬宗早无膚矣嗣宗卧側不能抱仲容之衆騎而韓熙載輩无膚矣故惟膚乃无大咎不則行未牽而志已牽矣自矜得儐而不顧皮面與止讓一皮而中委土木者非无膚之倆耶

九四包无魚郭京作失魚　起凶變重巽貞旅

趙曰臀无膚者婁豬未定正以蹢躅之孚必及三不以姤二已也四之无魚非不姤也已姤再姤賤而可棄能陽之前魚耳四

故疾之甚而无之起凶者事在今災在後正病其疾之已甚必至于遠民也左三山曰策士以狗骨相牙料戰國士君子不明勿用取女之義其免于起凶難矣李嵗張延賞爲一營妓卒且債事況功名富貴何者非魚乎子瞻曰姤者王求民非民求王之時既已失民爭之何益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訂曰初爲民二近四遠故无魚而起爭心則凶矣初非順民使其得志上進四寧有幸乎

九五以杞包瓜 子夏作匏瓜 含章有隕自天 [illegible]紫𡨥㴱 稽[illegible]

集曰五本飛龍之主而初潛變爲龎豕五自无所不包含而
又能用人以包之以合象言瓜生于陰月巽木用事一陰麗于
陽而含其章美方夬于上忽姤于下若隕之自天然是九五之
文命風行下國无遠弗詎也杞美材指九二瓜指初六初承二
似民爲瓜以五以也巽木高長故自初上達于五五爲姤主一
民莫非其臣非如四之遠民者比也后不必親與海隅蒼生遐
而以其志寓諸文章播揚下國窮陬僻壤罔不率俾光武一札
十行第五倫曰此聖主也一見决矣以其德言恭已无爲勳華
之包朱均棠棣之包懿親含之文含人無得而名焉宜曰瓜不

得附則攀援而求。幸遇喬木則雖抑之。不可得。五知柔道所牽羸姤乃止。故援以九二。含章不露。杞可大用。瓜則蔓延。言以道德包才能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子瞻曰。陰長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誠齋曰。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乎。堯先下舜之側陋。以杞包瓜也。舜遇堯爲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也。何憂驩兜。何畏孔壬。君禹曰。不有天根。孰爲之顯。不有月窟。孰爲之藏。陽陰相遇之時。義不可不抑也。不可終絕也。故凜凜冰霜

之防而休休藏納之量㦲于式訓者不必引繩批根也于七十二君未嘗已甚而絕之也意曰聖人以善世爲志即天命也勿用取而又包之即无適無莫之時義也見曰留平勃者其將有以包之乎武帝則失之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變兌爲大過

孔疏曰角用上象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吝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敬仲曰窮吝言窮而少通也泄柳閉門于木踰垣是謂姤其角見南子從佛肸變通之道也誠齋曰晉其角所在已姤其角角在彼正曰鹿之感陽麋之感陰時至而角觧解而不交君子

過窮而顛顛而不復過過吝則吝矣夫亦其時也何咎之有大過
之滅頂姤之姤角義不相遠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一一曰角則觸矣上則窮矣小人雖不能合君子亦无自入焉
夬之趾角兌羊之象也姤之臀膚角皆自夬來
時論曰最哉六龍之世牽于一豕而起于雙魚也能潛此地豕
亦乎此地龍見此地魚亦包此地可不畏乎象傳嘉美柔剛之
遇豈非書契決事命誥轉風爲陽用陰之時義哉陽必至四乃
壯陰始生一卽壯羸宥之風吹于无射之天是謂夏行秋令果

實早成乃多女災女壯勿用聖人警微也幾深乎月令以夏至
施命令與冬至閉關相應而藏冬于夏全章全闡故又曰是月
也君子齋戒掩身毋躁正聲色毋或進薄滋味無致和百官靜
事无刑以待晏陰之所成何其遇陰至斯耶遇而章也所貴剛
中正以遇柔也董子曰天常置陰空處稍取以爲助而非所用
也天之成功少陰與太陰不與故陽爲經陰爲權也羊之羸者
其角空觸而无力故四陽易之豕之羸者其蹢躅善走而莫禦
故五陽亦難之一陰負五陽剛柔也繫于金柅初亦自以爲乾
也君子以能包魚其將以類親之乎二近而有魚四應而遠矣

近者曾知不惡而嚴乎物有維時而包之淮南曰善為魚者不求巳上故不及待賓耳得無私之耶意曰小人害國家必先比一君子附之進身如丁謂于寇公蔡京于溫公秦檜于張魏公並為所牽而使及窮遂受其禍君子知其所避是其義也三之訟則從王事而无成也夫四姤三其臀惟肖一宜决而次且一宜遇而次且則弗遇者勝故曰行未牽也初無所不牽而三不牽初雖无膚而食舊矣四遠民而起爭心乎抑惡其群姤而起遠心乎為其見凶而并起凶乎將待剝而魚貫乎四當金巽不能中命而五則鼎烹凝命者也詩以瓜瓞喻民生瓜初小而莫

大以祀陽包陰。瓜至蕃衍也。彖咸亨。又含亨。陽感陰含。爲我之用。巽天上帝。則不我遺。夫物亦自包自章而自隕耳。君子于小人。善安頓之。即以化之。君相造命。豈以命廢志哉。志不舍命。所行皆天行也。龍神无方。何至相遇而角觸乎。上窮則大過矣。觀象曰。乾巽司天門地戶。風轉陰陽之交。巽門薰風。萬物順伏。乾能遇巽。陽施陰從。后誥四方。正告此陽統陰之命也。

智曰。知陽統陰陽者。全陰全陽矣。決遇施閉。可同時矣。貴文起寅。畜文在巳。姤章當午。轉此風力。播告以入人心。易表三后。復泰遘蔟。施命于南方。以書契之告。章顯其仁。其君臣道

合之時義乎文章即性道而文章之弊生矣文章雖弊而藏道之語言傳道之講習象魏之縣命鄉里之讀法必不能一日不相遇也一堂八荒奚牆千古皆相遇也勿用之龍惕于潛飛而豕魚見包皆有用无咎矣

萃 ䷬ 正

玄子曰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萃大人重陽也下經坤首合離爲晉明夷此合乾坤而坤不得乾經故以斷夬姤之後易簡錄曰上經交泰後莫盛于同有天道光焉下經損益後莫美于萃升地德章焉辭者夫曰乾爲施命爲南方之政而用戒不虞克勤小物乃爲政之要也智曰南方夬遇而物自萃升地勢也圓圖升在未方而萃變成方圖正屬坤蕿升在卯而萃正在未此一對以坤統之四精粹焉二用著焉正表致役成物之教養也從于夬遇順于聚高是剝復大畜无妄相伏之學問也故

以患難艱勞歷之。

䷬澤地萃

全曰。萃古作𦾨。米古萃字。本文十兩字會意。小篆改米作萃。說文從艸。卒聲。萃衣之成也。子虛賦翕呷萃蔡。吳都賦橫䆲森萃。皆取衣齒之聲。因爲聚會之義。左忠毅曰。萃義爲祭爲聚。从艸从卒。人命如艸。有始有卒。散而不聚。魂魄澌耗。死而不祭。精氣无憑。汲曰。假廟萃亨。

萃亨馬鄭陸无亨字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集曰。遇聚順悅。而禮樂之化成矣。本萃相混。戒備不亂。誠

悅而後可治。咎除而後可保。此乾坤各正性命。傳咸恒之情。大壯履謙表正大之情。而終于萃天下之情也。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夏秋之候。萬寶告成。決遇本天。萃升用地。此其序。此其象也。人本乎祖。廟貌孝享。所以一微顯。合洋洋也。萃渙立廟。聚散同時矣。孝經曰。聚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聖人以為全易莫非孝也。于萃表之以精神。遇觀聞而後萃也。五剛中正。大人為王。合觀臨比。其道益備。子瞻曰。易言鳥獸論祭。皆有寄焉。用大牲吉。猶言用大利祿云爾。鄭樵曰。祭義春禘有樂。秋嘗無樂。因雷聲之收發也。故豫奮作樂。而萃秋止用大牲。元公曰。鬼神以陰為

身巽兌陰卦且巽有用史巫紛若之象而兌又爲巫故隨益升困鼎係祭享從所主也背坎隱伏象鬼故旣濟有禴祭之文遡曰五于艮廟坤牛爲大牲或謂古王者立廟必于國東南之奧巽之方故萃渙二廟皆有巽象用大牲者王以格廟者格天下使民如承祭也天下即以格廟者格王廟元后于神明往何不利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古作故亨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鄭京有利貞）聚以正也（荀聚作取）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輔嗣曰但悅而順則邪妄也剛而違于中應則強亢也何由得聚順悅而以剛爲主剛而履中中以應故得聚也致孝盡志致享盡物下三陰隨九四以利見大人聚得其正矣聖人作而萬物覩人知天命之有歸矣王者應天時中即命禮以時豐功以時建天子假廟而損用二簋是數米而爨三軍也大人利見而儉德避難是當暑而服裘稱也造化之理不外人情人情即天地萬物之情惟剛中而應之順悅合天下以孝治知說指掌行在孝經是學覺之歸諸實事者也通言之泝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情之真處即命蘇語然矣徐子與曰天地萬物高下

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壯則見其情之正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所聚觀之情之一者豈可得而見乎 按曰事親事君皆受命于天不可得逆者也事親如事天是為順以假廟事君如事天是為順以攸往莊子曰子于親命也臣于君義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命即天命之性情即中節之和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一作錯又作治荀作慮

集曰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于地水方聚也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瀦輔嗣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子瞻曰類聚群分聚必有黨黨必有爭萃者爭之大也大人因其所萃而安冣聚

之神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實一理一氣兌金象戎坤土象祀故曰戰則克祭則受福器久則敝除者去舊取新之謂非右武也特不虞耳豆行可云秦銷鋒鏑鑄金人唐議銷兵則非然漢武好大喜功可謂戒乎正曰大衆所聚不得禮樂必有戈矛曰羽籥干戚兩者相爲救也詩曰君子至止鞞琫有珌猶之盛明也而鞞琫珌琫及于君子故知俎豆軍旅互爲用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傅氏作渥鄭陸蜀本作屋爲笑勿恤往无咎變震爲隨

通曰萃卦吉而爻以名教儆焉八卦乾坤至尊兌至卑夫以兌

承乾象係乎號有厲名分猶存萃以兌乘坤象无險離名分戰
矣于是翻為不吉若四進逼五稱至萃民者然爻中號嗟咨涕
不一而足初曰號二曰嗟明萃四之非也二曰引論明萃五之
是也乃四亦云大吉无咎者代君萃民粹然出于至正可也四
以近臣之位萃民而五復以大君之位萃四永貞元德以臨之
四我萃而所萃之民又焉往哉上在卦外旁觀萃聚之幾而憂
好上之必亂故以齎咨涕洟終焉比萃初皆孚五萃有分權之
四不得終萃五化又民終象亂坤迷象號兌口象握者四手援
初而援之民手象咲兌悅象恤背坎憂象潛老夫曰笑則為同

升之僎爲馬周召見亂則爲班固谷永之依權臣矣。一曰不知天命則志先亂矣吾願天下士之明理而不望其感恩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蜀才作躍劉瓛作爚　變 坎爲困　禴祝　兌世）

子瞻曰六二不急于上進。五引之而後從元公曰兌宮世爻孚者自靖以引君于道也來矣鮮曰引者坎弓離矢象中正應五。猶射者之專心鵠中乃中也按曰牽引上下以萃于五易中下卦二爻多引其類如泰小畜之二是也四時祠礿嘗烝周禮以

禴夏享先王以龠舞之所管三孔以和衆聲也變坎律象一日

禴者夏之薄祭淪菜而无牲兌爲巫享神象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郝解曰初與三皆不中而有異志二中正不與初三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變艮爲咸 積夫

集曰三爲間而應爲咨之口倒兌向內發而爲嗟比四而四自

有應故无攸利然既與四聚往亦无咎非應而往小有羞吝耳

正曰陰合敵應皆難與處詩曰衆稺且狂淇梁虎牢雀鼠之合

是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全曰往則上連四五成巽　曰萃之咸情聚感同然有頒宴

樂輒歌死喪輪奐聚族祝哭于斯以哀儆樂亦巽道也

九四大吉无咎 變坎爲比 積需

集曰此與元吉无咎吉无咎俱危辭陽據坤上得衆之象正曰

大臣比附以成威福得衆致殺震主致嫌矣潛草曰爲君萃人

非私人以自封殖也李綍用同年崔祐甫用多士大臣論其心

豈徒不薦一士爲得計哉有事而開閤廣益吁咈可也无事而

閤門授經亦所以風士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一曰必大吉乃无咎以其非君位而萃天下也彖著利見大人欲衆知有五耳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變震爲豫 積泰

集曰四收人而二孚五餘非盡孚也惟以比德顯之則並四之有位者而萃之悔自亡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一曰萃有分權之四不如比一陽之无猜矣天王駕馭桓文豈云光乎貫珠者曰王賞出單則單之惠皆王之惠也

上六齎咨涕洟（虞本作齎資）无咎（變乾爲否）

撰曰居外萃終不安于乘五此羈臣靡室靡家者也宜曰自鼻出曰涕自目出曰洟兌澤象互艮鼻象古本作齎資因財物而致孝享也禮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事死者如事生思死如不欲生故有悽愴之象一日有客至止肦祭其悲哀乎正曰萃而得否上下動色大衆齎咨神將與謀矣

象曰齎資涕洟未安上也

訂曰富有四海而祖考已亡雖用牲祭常若未安全曰未安于上欲羣陰之萃五也智曰虞廷吁咈湯禀行索蜡賓生歎悽禮

違也大風歌泣思守四方禁中树碑遺詔有餘思焉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無忝所生守其祭祀此未安上之心決也

將論曰此後悅之候也萬物養實豢牲會萃之方也王者以孝聚廟以正聚人以天命聚物盡萃萬世于追遠反始而後世猶有不視朔不告廟雞鼠食郊牛者猶有麪犧者猶有人犧者皆志亂也意曰比義自下輔上萃義自上聚下明有君史幽有祖宗從其本以召之則聯結而難解神明之聚一聚而不復散者也然非制以禮儀必亂必嘵其神弗格矣天子諸侯大夫士各有分焉聚以正也灌迎牽麗薦俎合莫敬也祿爵慶賞成諸宗

廟順也貴賤輕重王者示其所用即以牽之發抒忠孝是天命也豈爲是蕭膏柴𩵋定矣正熟以飾說也哉資敬在中下不敢變嚴父配天嘗殷薦之位矣請以祭象言之五用大牲二臣用禴順之至也四則宗伯也吉禮十二事神鬼祇夫吉而無瑕伏也初則太乙蓬萊碧雞金馬封禪天書之象也非鬼諂祭不享其祀祝執明水火而號之亂庶遊止耳三之嗟所謂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諸侯往而吝矣郊祀后稷商周之假廟也宗祀文王我周之有位也灌往不觀其未光乎神禹郊鯀則齎咨涕洟而未安者也子曰孝無終始

徹知生死之前後而合事人事鬼之誠孝與知不知之志惟盡

禮而已矣生事而死塟祭生一而死二也塟短而祭長也故孝

道始終于祭祀昭明焄蒿悽愴結于齋咨湯湊洞洞濟濟兩間

塞焉初隨號咲志不可亂也乎論列君困自逼誠咸股執隨嗟

亦能謹身矣夫孝終立身通于神明而中于事君誰不孝此豫

君乎比無四聞孝以權分雖貞疾者未光而四能比賢順上自

大吉无咎矣大臣有此不敢當之心乃天下聚散之根也萃極

傾否上其以非惡自居爲儉德乎賈誼痛哭太息安流涕未爲過

矣荀爽曰夏後封東樓公于杞殷後以微子于宋臣服異姓以

延其孝此亦一萃道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萃時始亂中喪終
而深淺不以物力聚集而弛其備乃保萃也受脤獻馘飲至策
勳必造于祖奠豈無謂哉

智曰李季辨云宗廟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帝初
興立漢社稷程子云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于此
爲其渙散故立此收之玄子以渙初立廟而萃則假廟也智
謂假者至也格也大也暇也神與人皆來格駿奔矣萃臨升
觀皆互明教思此坤藏所以轉風潤澤者也見象生心神于
觀感雅頌詩歌各稱神格盤庚洛誥呼其祖父此知咨嗟號

笑之中。皆孝享爽子曰。戰則克。祭則受福。其所以萃人心而
臨之者。見情順命。殆未可測度也。

䷭地風升

全曰气古氣字。ㄋ古乘字。合為𠂹。後用升。說文龠也。智按合十為升。即以十轉聲而以鼻音申之。十者坤土成數也。木狀窩之。生气總表東方之木暢于南方。以收于申方也。凡物全則用十。十加丁耳。因為長進上升之義。

升鄭古作陞昇元亨用見大人古或作利見勿恤南征吉

子瞻云。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強者。幸而遇坤。故能升。仲虎云。晉升皆取進義。明出地上。故不假言亨。升則木方生于地中。故元亨。㥦曰。由根而幹而華。升進之象。无妄對升。陽生之气自北

而東陰成之气自南向西故升象前曰元亨爻後曰利貞元公
曰震宮役乎之卦帝齊乎巽致役乎坤木气盛行而土气胎于
此矣遡曰役天巽離坤爲南三位萬木夏榮升之巽坤拱離故
南征吉以萃五之大人而慶九二之南征也試以升勿恤豐勿
憂論之六十四卦世應包坎象者獨升豐二卦君道貴明憂恤
坎離之晦破晦用離此升以南征爲吉而豐以日中爲宜也野
同錄曰聚上爲升孟言拔萃道在用人故反萃爲升意不相反
以順積也文王于屯姤著勿用損著曷用噬用獄晉用錫萃用
大牲而升獨改利見大人爲用見焉天地人物顯南藏北即以

艮能巽艮知者聚升之用也乾艮巽坤謂之四維泰否二畜姤遯蠱漸謙剝觀升屬之而自巽轉坤用南三位故南征吉用不能全無弊聖人貴前民用但言積漸不息則餘勿恤矣此巽坤之包離爲大寘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宜曰柔巽爲高故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則得其可升之時故大亨至曰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萃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用見者六五也下見上則快覲

曰利見上見下非虛心下士不能故曰用見勿恤南征王九二言君臣一德相得益章故有慶而志行也九二歷三以入于坤則經過南離南征象揆曰勿恤者慮巽柔不果故掖而進之卽九三象詞无疑之意慶卽二之喜志行卽五之大得志也不實不能升故初九二升不虛不能升故三虛四享循序卽冥故五升階而上不息矣郝解曰獲上治民必從巽夫子論在下位本于信友順親蠱曰聖人冥升不息此志學也巽從乾心不踰坤矩則志行矣此无非時中而各素其時之道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肅作愼德姚作得徐作以成高大

訂曰風行地上不入地中于水澤亦然故**大**廻升中字以木爲

不曰木生地中而曰地中生木者。坤順能遂其長也卦彖小謂

初高大謂二三荀子曰積微者歲不勝時。敬仲曰據于德者實

得于道而可據順是養正自漸至于高大循名失實是章句儒。

而揠苗則試无妄之藥矣朱子曰因其固有之理而無容私者

順也積則進德也孰禦洹詞曰昇行凌節則未能升而困隨之

矣。正曰樹蓺拱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故考德論業稽古達務

君子所為高大也神曰風從地起上升于天天无气以地為气

故借木气以為生淇澳曰地中生木升之不可見君子順德亦

然王文成曰但有下學即是上達意曰切而辨之有詳舉治教實用之下學有偏言上達之下學究止有即下是上之學頓掃積漸流爲荒高夸大則壞教害政之尤矣 曰種核而生木則仁爛而枝葉皆仁矣然而除蔿也護伐也灌根也時不可廢者也

初六允升說文作䊮升大吉變乾爲泰

揆曰巽初信二而從之南以征是以大者而得吉也訂曰信其必能升也梁棟始基起版築而霖雨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合志。合五也。或王二。或王四。荅云。下三爻同于求升。上三爻同于容其升。允謂二。初得二之信。從而升于五。所謂上合志也。五大得志。五以應剛爲志。應二之孚也。初之允。升信于二也。意曰。畢命克懃小物。君陳特言三細。允升于大猷。順積自初之乾始矣。智曰。卦表坤養。上德王信。初成巽入。變乾應坤。是以向上合志而不息也。志學入門。惟重一信。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變艮爲謙 積真

荅云。王升之君。弱當升之臣。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鬼神質疑。允升在下。未有不自獲上。如南征所以吉也。正曰。雖無旨

酒嘉肴旻嬰范粲皆用之奐禴通神明衆志已格三讓而升堂百拜而受享升謙豈以爲福兗咎而已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一曰殷高宗說以夢相感周于呂望以卜著神負必曰臧丈人耶遂孝曰孔戣以諫淡菜升自居易以樂府升亦其類也

九三升虛邑變坎爲師　積復

訂云下卦漸至三將入坤矣三之陽剛其才也正而巽者其德也進臨坤者其時也黃葵軒云虛邑非空虛無人之謂禮讓之國推賢讓能而無嫉妬傾陷之風九三值之矣迦曰小邑之罷

爲虛虛邑山皆坤象見以道曰四丘爲邑四邑爲虛虛大邑也
玩象无謂正曰升虛而望舉動瞭然以觀衆則得其機以用衆
則得其利伊尹之升陑衛侯之望楚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智曰升之二陽二實三虛剛合見陽而順入无人之境步步實
地而絕迹无塵矣更何疑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亨卽享字 吉无咎 變震爲桂 積震
訂曰四勢已近君而柔正小心象文三分有二侯度益謹惟恭
境內之山川止耳故贊曰順事震宮二變四爻持世柔以時升

者也變震有百里王邑象互兌爲西二達曰岐偶象神曰風后以木德帝于東文從羑里演易地天交泰轉向西方周公係爻益曰享帝隨曰享于西山升曰享于岐山皆西方神也得其陰之靈者爲神得其陽之靈者爲帝帝入而爲神神出而爲帝在气化轉變間耳易以象寓理何不可說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按曰隨太王之始升文王之終意曰尼山稱周之至德即此順事以言心法詩贊先登順帝之則又何事而不順耶

六五貞吉升階變坎爲井 積隨

邇曰古土階三等坤二當中。中天下而立。象升階即建極正位
娗命之升也訂曰二之升至五人君升進賢人與共天位之象
非六五之貞信于二何以至此大得志大指九二象所謂有慶
志行者也元公曰我无爲而自化者升天下于泰階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潛草曰都俞一堂之前辟雍明堂之楨幹升之井而大得志。
是以井井階級養萬世之生理者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變艮爲蠱

慈湖曰發憤不息而曰无知象以養正悠久无彊。訂曰處世戒

寅升。而學道利不息。道味愈深。世味愈淺。不驚愚而爲怪。起居无異。異即息矣。蓋自天下有好進者。而後知足知止稱焉。有輕生者。而後養生稱焉。有重生者。而後无生稱焉。聖人則大常而已。正曰上。爲升之盡。日夜消息。而後不息者見焉。聖人以其有極。引于无極。亦曰幹蠱貞甲而已。揆曰九三自巳而申。爲盈變爲虛。上六從申入亥。虛變爲寅。此乾居西北之時也。消息對待。本不宿也。貞復起元。坤終即乾始。乾坤至萃升而終。後此乾坤不復見矣。南征盛夏。久則木凋。然土木之气自升。人不見耳。所爲寅也。冬貞而春復元亨。故象不言利貞。而于此著之。許其不息

鐵菴文氏曰順積森然本自如此所謂大冥也恐人以息滅爲冥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心易曰冥其積累漸然若虛此不富也自恃爲无事人而壓倦論亨升階之志專則非貞矣富有日新皆冥升也消其不富之執猶云無亦無也宗一曰江漢以濯之而秋陽以暴之所以去濯也並四毋而絕之矣野外錄曰以不厭不倦爲茂對養與知不知之大本不息悠久冥升神化非襲在淡乎半概者徒以偏空但中而獨尊者也利于不息之貞豈委之草木乎智曰无妄

與升當立春立秋。猶泰否之立。立夏立冬也。邵子玩圖不過于一消一息中。知其不息耳。樂樹碩果。所以積升爲時育者生生本不覺也。怒涵此貞則平地上死人無數矣。故又繼以困井革鼎。爲下經人事之中。

時論曰。升者下向上達之象。成材造士之與也。積小高大頓在漸中。先令其無凌獵。而萃乃不亂矣。下自塾庠。九年大成。大樂正簡而進之王。升諸司馬。然後論官辨材焉。蹈道也。即表法也。

易意曰。物之升也。齊見致役。各有其時。不疾不徐。順其自然。柔以時升。而見安坤之大人。非善藏頓漸者乎。南征者。豨巽而離。

相見亨嘉之會也。木自下而上。初天爲根。四當甲拆。內水谷之外水養之山。內卑而上行。山外振落。而大地皆全本矣。其干霄也本于柔條。及至高大而消息分焉。君子觀于木而得學矣。全仁全樹而不出乎滋根護幹者也。肇自象勺灑掃。暨乎博學無方。通明强立。居高大之業。宗廟美也。百官富也。尼山轍環。道升世降。故伐木削迹。不概澤宮辟雝之盛。歌青衿。刺城闕。何日而想見其南征耶。周家之自西而南也。大學兼用夏殷。升士之禮咸備。明堂左个。大人作之君也。米廩庶老。東膠國老。瞽宗樂祖。大人作之師也。鎬京辟雝。四方皆來。禮樂髦蒸。可觀而升。是坤

土戌南巽風薰動之嘉會乎升所以善萃而藏困井之教學也初之允升也聲氣之合出于天性泰之茅茹皆菁莪也古人往往多遊學者志可合矣二之孚禴也謙光積實者乎萃禴上聚升禴上格祼瓚亞璋可以芃芃樸棫爲興矣初柔木而二三剛木也三虛邑坤師也知險而集虛者也無以天下爲者于天下又何疑焉非楨幹乎四能恒立故享岐山南征之始階也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是木升絕巔上栽縮版而作廟之翼翼也隨以維享升以順享矣五升階是登岐山之階享虛邑之奉也收渫洌之美而合萃萋之蔼得志莫大焉震宫四變得升在恒井之

問上出而不窮矣上冥升則峻極有不可見者如木已出地上升則其滋息反本冥冥在下而無上下矣登徒蠱之高尚乎允也禴也虛也孚也階也冥也元亨在乎无疑利貞在乎不息知時升者存志而已矣

智曰升在方圖之東而轉于圓圖之西南正坤役養之地黃圖言明堂在西南與靈臺辟雝爲三雝亦表法也用北于南故象南征智以禮宗故曰用見治惡越分致惡獄等勘小所以大也故曰順積好掃積漸以言冥者荒冥也元孚虛孚升階之不息也乃大冥也聖人自敘六語孟子由善至神非不

息之貞乎造士也造心也其示一也以坤之安貞載乾之不息而乾坤用悅入之學畢矣

困 井

遡曰損爻卦困二上互換井五六互換訂曰䘵傳以遁與遇對舉則遇爲相抵之象鑿井深後夏則冽寒人入股慄冬乃煖气逆出雖冱凍而不冰通也人之與人心或隔于九嶷遠之猶可遇之必否其爲葛藟蔟蔾不可一二名狀然則气類相應汲井可通苟非其類同堂胡越伍員流萇弘碧孝巳逐匡章悲 仔乎遭而已陳侯説敎洽譬槩使楚而見代君子曰不宜遇而遇者必廢此困相遇之說也潛老夫曰繹云下經坎始合震艮爲蹇解此合兌巽爲困井而謂蹇解之德不如困井則不必也蹇解

爲九限第三之中際此之一對則限之終也蹇先難而困則窮通解言有而井貴通變故繼之以革鼎謙君道曰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三十六卦爲終四分用三則二十七貞悔以困井爲二濟矣晉曰困井革鼎爲下經之中而井爲通變之候故曰井德之地也又曰井以辨義則困之窮通所以爲井之用而井已兼困德矣方圖全用地道畫爲洛書九方則坎離雙縱雙衡正如井法建國師律之象皆從此出井田行道一義也五祭祭井者祭行也溝澮之上人所通行之道也故以德之地稱之震巽縱橫亦在中交艮兌縱橫則近外廉乾坤君藏則在周圍皆有至

嘗對峙通變之妙別詳圖說。約言井地之象。取其縱橫相交。以畫逼之均平三三之方分。爲一切通用者也。困取圍困閉塞之使發生焉。古䌷字也。方圓圍中。往來井井。非所以困人。辨義者乎。序卦至此。取乾坤周悅入之後。以坎用悅入。盡窮通之變也。困安命。井盡性。仲虎二語盡矣。井亦所以安命。困亦所以盡性

☱☵ 澤水困

困古作朱。小篆圍木作困。蓋綑也。因爲困窮抑鬱之義。說文故廬非本義也。升而不已必困。升井俱以木取。人用生气。首仁先木。故木囗爲困象。角送气聲。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一一集曰。由升得困。塞乃能通。此物理也。先言亨。後言貞。困貴心亨。乃能正耳。自兌適坎為節。自坎適兌為困。猶蹇自艮適坎。逆行不順也。屯蹇險猶在外。困蠱訟與未濟之中。內坎。上見兌毀。非猶解渙得雷風。蒙師得山地也。兌缺坎陷之世。不容不困。不容不以道亨困。子瞻曰。不見侵而見揜。陰有以消陽。陽無以制陰。其害深矣。習坎為說。內明外晦。慈明所謂從容乎全腸。而應變不失其正者也。學問之門。困衡得力。即此困衡出天下于困矣。大人二五。象之正曰。君子畜義揚聲。无所利于身。而天下

疑之。故言不見信。君子之所謂困也。郝解曰。陽困爲酒食。金車

朱紱。陰困爲木石。蒺藜。葛藟。皆天所以玉成君子也。

彖曰。困。剛揜也。揜馬作掩 虞作弇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郎顗傳引此无亨字 其

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意曰。歎剛揜者。自礪其志。自不失其所亨矣。凡言大人。爲其盡

變化之用也。重歎君子。稱其大人之貞體耳。故釋之曰貞大人

吉。以剛中也。剛則不橈。中則不躁。窮然後見君子。故曰困德之

辨也。德辨心亨。豈用言免困乎。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子瞻曰。水在澤上則居。在澤下則逝。君子不得其時。猶澤之无水也。元公曰。人所以處困而徘徊者。總是命根不斷耳。致命直行。生死无礙。何逆境之可憂哉。淇澳曰。窮盡天命。方不失已之命。求自遂志。則命无不合矣。正曰。澤无水。漏澤也。盛水則无澤。盛澤則无水。遂命則不見志。遂志則不見命。郝解曰。士平居孰不言命。至于困窮極致其命。不負生平。雖危必濟。雖死得所。一毫未盡。猶匪正命。其不遂志。將誰尤也。或謂致者。委而棄之。則是告子之不動心矣。野同錄曰。死生禍福。何待營爲。不以命貳志。即能以志立命。此正委順也。一委之命。而遂謂无不可爲。此

邪委順也。二委之命而遂落其宮爲此荒委順也。視死如鼻擧

則告于赤紱沸也。君子窮理致命，即是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陸德明作朱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變重兌　兌世）

宜曰彖曰剛揜爻則剛柔互揜。訂曰柔揜剛非正柔亦自此困

矣朮入土曰根。土上曰株。一在木上爲末，下爲本，在中爲朱。含

陽于內南火所自藏，故借爲丹朱。株木身也，无枝葉之謂也。初

欲困二，剝落其枝葉，故象株木，而不知其臀即傷于株木。人行

則趾在下，坐則臀在下。水注曰谷。北坎陰幽。互見巽入離覿。應

四而隔于二，凡歷三爻爲三歲不覿象。赤解曰小人不險則不

能陷人陷人必先自險受陷者剛貞以爲進德之資彼機械陷阱反以自憊耳。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郭京作不明也

浮山聞語曰初爲卦變之主有自愛其幽深者坐而不行此暗痴耳列子曰吾處也若橛株駒李頤曰橛豎也株駒樹木也吳王曰今日吾譏晏子猶倮而訾高橛者古人皆以拘執爲橛株之稱可參取象死水頑石皆心不明理不信中節之言而爲无實法之充類所困以此遂志夸其尻輪盲誤盲矣退之曰朐厚谿劚株橛可謂明者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鄭作朱韍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變坤爲萃積隨

宜曰坎酒兌食故未濟與坎皆言酒需互兌兼言酒食箋云二五剛中之君臣困于險阨未可處動止可需酒食供祭祀而已朱紱赤紱皆祭服左傳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言政不在已之意以其剛中有爲終能濟困得中相應君臣同德曰有慶曰受福朱子云以一身之勞瘁貽天下之福慶正所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詩朱紱斯皇君芾也指五言赤紱三百臣芾也指二言白虎通曰天子朱芾諸侯赤芾紱韍也蔽膝之服以韋爲之古作市通作芾亦作韍鄭玄云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爾雅一

染緅再染赤論語疏纁入赤汁則爲朱鄭云朱則四入矣幼清曰朱者赤黃之色紅則艷也然古亦通稱邈曰葵靈戾之見執係之以朱絲秦王子嬰之降軹道自係以赤組是則侯王之係用朱赤不與庶人之黑繫同也此困于富貴之象三互離離朱雀則曰朱五體乾大赤則曰赤周禮妣祖曰享地祇曰祭妣祖在天仰而享五臣自靖也地神在下俯而祭祀君求賢也正曰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實遂水敗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祀九齡思之晚矣然亦未爲晚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郝解曰井之傷人毒于苦瘽之難持楚二于痛文王不難于羑囚而難于三分有二之日瓢飲緼袍知酒食朱紱之中慶者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變巽爲大過 積華

宜曰進則戴食退則坐刺有傷而進無交而求剛位之柔揜剛者凶矣兌爲剛鹵又伏艮石指四坎爲叢棘爲蒺藜指二巽入坎宮離見兌妻坎男成而在宮兌女往而上出不相應坎爲宮者古人陶復陶穴坎有穴也繫傳言死亡者三變大過棺具焉

遡曰中爻互家人家人之二爲妻彖言乘剛言掩二不見妻矣

曰諱善偏无則親者背之自以爲褊待衷偶據此困人而

不知奇行偶中之道此君子所謂不祥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一一曰聖人最惡不祥之流故繫詞以名教申之陳文子爲崔杼娶棠而斷曰風隕變巽也

九四來徐徐子夏作荼荼翟子玄同王肅作余余　困于金車古作輿　吝有終變重坎積既

筌曰四初正應特以在困不能即來故稱徐徐然其志未嘗不在下居大臣之位不能援賢援滯徒爲富貴所困豈不爲吝此不當位所致也志既有在卒能脫下之困故稱有終稱有與若世之竊位者又于此胥壞矣程子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

而已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瞻曰配之所怨剛之所與也徐幾巽進退不果象金車坎得乾金爲輿象終變艮象揆曰待二五相通則四可拯初矣遡云困于金車才弱任重故求與助伯略瞿氏曰來非孟浪以逸待勞則困我者自絀徐徐正其不遽不亂以量相勝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訂曰志在初應而比五可與也浮山聞語曰戴憑拯蔣遵之困楊政救范升之困朱家免季布于廣柳王裒免門人役安丘者亦各有其志與焉。

九五劓刖荀王陸作臲䣊鄭玄云當作倪㐳說文刖作劊晁氏作倪杌考異曰舊作臲卼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一作享祀震爲解　變　積夷

程子曰享祀人臣竭誠事主之象祭祀人王致敬御下之象子瞻曰見揜而爭以力則刀鋸有不足將懷之也則酒食有餘矣困于酒食懷小人也九五劓刖輕用其威威窮而物不服故求助于二蓋說于未困則說小說于已用則說重祭祀者人之求神而享之者神也趙曰劓刖徐說困然後解處仁遷義猶齊心祓志以承大祭也爻見飮食巫祝故象郝解曰缺上爲劓缺下爲刖謂上與三也赤紱指四四將往初而阻于二五欲得二而

陽于四然中直之主將上平六下除三變困成姤以二包初皆遇矣故曰困相遇也導曰周禮招𥛚禬禳以除疾殃蓋修省之

象討曰劓刖在初三艮爲鼻九二下連初六少艮一畫是劓初之鼻也震爲足九二上連六三少震上一畫是刖三之足也赤紱指二禮再命赤服黝珩三命赤服葱珩困于赤紱者言五爲九二而困動于拯二如此徐即四之徐徐既不疾初徐來悅五三陽同心所以亨困正曰赤紱之與劓刖互相掣也詩言神聽正直介爾景福非用祭祀者乎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淇澳曰亶中為心而吾之志與天之命毫髮不違矣君子所謂精意以享之徐說以通之者也

上六困于葛藟[illegible]古作于臲卼說文作劓黜曰動悔有悔征吉乾变訟

子瞻曰葛藟柔牽已之三也臲卼剛難乘之五也上六謀全之過也郝解曰五巽木而上居木末惟藤蔓能困之兌秋居高而柔有臲卼動搖不安之象自言曰勿動動則悔是終于困耳自言兌口象所謂尚口窮也下與三應藤蔓蒺藜交相係累不欲變然處臲卼而求不動得乎所以必有悔也困極自通一變而乾健見困斯過矣正曰未有困而不訟訟而不悔者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宜曰安之以悔乃變小人為君子之道二征凶貞困也上征吉

改行也　曰古人之不遂志即曰窮愁非必貧賤虞卿著書遂

其捐相之志子長忍死以史遂父志亦吉行也

時論曰困非塞通之心法也子不曰塞而曰困相遇也微哉姤

之遇陽為政故勿用女困之遇陰為政而陽亦自為政故大人

吉身雖困心則亨也細人之困幽谷蛇虺原其自取松柏豫章

霜雪可得而凋耶險以說自不失矣意曰困多路矣困于彊臣

者魯季子田陳也困于婦寺者妹妲姜風也困于與國者晉惠楚

懷也困于戎者驪山陸渾也困于暴橫者晉欒宋魚也困于學
術者楊墨駢慎也非據而據之卦爻後世皆一轍也大人以斯
世爲爐冶則窮通猶寒暑矣孔子陳蔡語弟子曰三折肱成艮
醫湯困夏臺文王困羑里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
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有言不信人不信大人且
信細人矣兌宮一變爲困復之重兌澤漏木稿高岸爲幽谷矣
三棟且撓石蒺塞宮矣不覿不見不明不詳將以幽暗揜光明
柔暗揜剛直爲得計哉上亦欲揜五而悅體自訟或錫或褫葛
藟蔓之臲卼宜矣株木蒺藜蒙谷祿石謂揜三陽而卒不能揜

也細人見大人之處困蓋亦翻然動悔矣二一萃而孚禴之時也
書云飲惟祀德將無醉流言之不信也豈崇飲荒湎之云乎二
用亨上饗君父乎五用祭下祭地坎乎二承五則天子之朱紱
來五乘二則大夫之赤紱困遥飽薰灼之陷人甚于窮阨君子
自遂其所學一念集木无忝則富貴即清凉矣豈必絕榮逃俗
而後免于困耶前劓乎葛藟而後刖乎金車五維有解耳書曰
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乃徐悦矣太甲惠于阿衡上下祗肅利
祭祀矣四變重坎有約牖之通焉初覿四四來初初之酒簋何
與乎朱紱日來金車自終志之所與不限下爲不中也四徐妙

于援人五徐妙于自振矣書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韓子曰惟乖于時乃逼于天惟其貞也大象表澤水之相無也曰致命則造化不能違曰遂志則鬼神不能奪豈猶長生者之葛藟於煉形而超生者之臲卼于福果乎成仁取義死生不困于其心無入不得終古此素也寧待造次顛沛而後知耶孟子生于憂患一語誠萬世中直早貞之神丹也

智曰世本困塲軍紱酒食之獵熱陷人極矣逃之窮谷而或雄壁枯絕待喪偶而自甘毒藥皆蒺葛株木也困上反下者志在我命亦在我伏困者貞豈困者節白貞安節自致自遂

以德性爲飲食以剛中爲享祀獨來獨往非尚口以望知也。

兩徐兩用非徒塞口以苟避也例跡伐木懼邪轉風皆困中

絃歌成萬世之福慶焉相遇窮通有冥權矣知命者勿以困

井革鼎三視也。

䷯水風井

古作丼說文云八家一丼象構韓形中乃罋也伯益始作丼智按雙交為四十河圖外圍也方圖三三而分九區區藏各四其三十六故畫野經路井田營兵皆具此象中而木水取丼乃民用最切者也水為天一之精故精井同為齒聲說文之韓為井幹也或疑罋汲康成以為桔橰升菴云北方井制如此郝京山見古井皆以木交午如井字層累而上漢武立井幹樓以其積木若井韓也桔橰縣罋止在井上耳通論其理得水之精盡水之情莫如木朱子曰木根下著土膏引水精液以上行于枝葉

所謂巽乎水者，天一升降之本旨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鄭玄作虆，蜀作累。凶。

野同錄曰：貞悔義皆反困，而井過困相遇，則義甚順也。人用以就下為安，困上反下，此其所以通遇也。卦象往來順逆莫備于困井。序卦至大衍之數三九，貞悔過革而通，故井為德地，表民用之大經焉。五行起北水，用木氣而帝齊乎巽。下卦乾變，上卦坤變泰，初易五為井，是一陽升，此坎水也。坎諸體惟井六爻无險象，至上愈吉，以水上出能養人也。水山下流而泛溢，故以險

喻元陽在內井氣多漏得水之真性而全收中和之用者其惟井乎井文畫方藏圓刑册從之黃帝册百物始作井立邑相泉市井鄉井皆取象焉田取四分之象而井取八一之象四井爲邑仍以九宮藏于八卦而八藏于四焉井四交而八支所以爲方也此混混源泉全在井井條理之用中也故玄以井爲法邇日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剛指五由全震四變得井五變得井升之坤爻之所謂虛邑也井變井而坤邑改曰改邑此從大過隨再變而井之中陽不變中陽爲井泉故曰不改地气廢興有舊有修而所以爲泉者原不移也希夷曰坎水乾水也气也

井是也坎從坤索變坤爲坎得喪无與于巳往來一任之物故曰井居其所而遷困之剛來往來成井是往來象汔幾也近也繘汲綆也巽繩象羸離大腹象羸兌毀象井道以上出爲功汔至者水幾至上而未出井井未嘗有得喪繘井之爲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耳通而論之淵泉時出本无得喪而必講愼得戒喪之善用焉井養不窮一任往來若徒知而任之必羸瓶矣陸斗南曰事有變而理不改本體自如應用不竭此井道也井德之地羸甲法之羸瓶之凶不敬之故聖曰初二巢許三四孔孟五六堯舜伊周潛老夫曰初乃以蒙自委者也二乃在下旁通

而藏身散人者也。三具時措之宜待用者也。四全修不舍者也。五持法善世者也。六大成并包者也。包則包泥㪚矣。而井以辨義。必貴汲甕而食收焉。惡人執瓶而羸之。反訴戒人羸者。豈不凶哉。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能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古文作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郭京改邑不改井下有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八字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一一集曰。非木巽水下。則水不上出。非木巽火中。則火不能自傳。井鼎水火之大用也。困而井。革而鼎。兌巽之合坎離也。下經

重兌與乾同太陽故兌同乾金而象秋之泛澤困而通之革而鼎之皆所以養也泛水有盈有涸即江河之泛不盈涸矣而有利有害獨井能困其水勢通其泉源革其濁澤以新其可繼之澤靜深不險斟酌何窮五伯有及物之澤而不可語井者泉不竭也乃以剛中乾交坤中為坎也先天巽即後天坤方後天坎即先天坤方巽為四時勞齊役三合也穿土中而得水上木皆天一陽之用也以功明凶正善用井之道豈徒恃无得无喪之井體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以勞民勸相

集曰巽木穿土坎水上出也丁易東楊止菴曰安知古不以木爲瓶乎北斗象杓咮飲久矣坎爲勞卦巽以申命田里樹畜教稼安生使之各勞其力自相爲勸而養不窮矣豈人人而濟之耶元公曰風行水上爲渙風行水下爲井則井泉之逆上亦地風所吹乎五德用事水木相通故當閉藏之時則木气入于水下而井爲溫及發生木气出于井上而井爲溢木气之出入惟井可見而坎之爲卦自巽而成故曰巽五坎六此木上有水也正曰井閲瓶多矣然而繘者不疑羸者无怨謂瓶可改而井不可改也君子爲憲布于象魏時事或違而更令易人不爲怪者

亦主于誘掖勸助而已矣故謹于用人慎于用法君子之志也用人而不終用法而致更君子之不獲已也君子之敬慎不敬慎于瓶而敬慎于繘之者井不廢爨倚不廢法其究爲敕法隅通曰水風名井火風名鼎皆取乎風也聞鑿井于近海有山之地其及泉之日必視風之所在西風則爲山泉久之味淡是日東風則爲海泉久之味鹹若鼎以烹飪置火其中匪風不發試爲之橐籥以鼓之則火風之說乎羽南曰水在下者爲泉蒙坎之泉在山下也井之坎在巽上也泉若水之體而上出爲用泉已化爲水矣豈復有泉體哉不知泉雖下而其精英實聚于上

本草以平旦第一汲爲井華水可以愈疾終日役役不休則衆體隱焉平旦息而復生則泉體現焉必取第一汲者非精英之聚在上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變乾爲需

輔嗣曰最下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久井不見渫治者也宜曰井虛而泉實故爻于三陽爲泉三陰爲井子瞻曰泉者所以爲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易以所居爲邪正在潔則清處穢則濁君子受于天者養之則日新泥而不食則廢矣其始无人其終无禽淮南子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

時皆服之管子鑽燧改火抒井易水古人蓋以未浚未易水之井皆稱舊矣楊升菴曰方言井之幹爲禽訂曰杜詩鷗鷺窺淺井此言井廢禽亦不飲其水耳易言禽皆坎師比皆坎恒肖坎此上坎下體巽深爲自高飛故无禽在互兌外不食之象正曰甁者井之禽也不甃不渫州里棄之廢甁亦不集矣以養民之時而需棄井之功乎臯陶曰率作興事愼乃憲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意曰困上反初爲人道下亦有知時自舍而托于泥者矣然有好言井无淸濁而偏訴渫甃則訶學教荒者也

九二井谷射鮒荀作耶鮒甕敝漏鄭甕敝為甕錢艮積既

宜曰二實為泉然剛中无與則汲引无人象以井言則谷射鮒以汲升言則甕敝漏谷水從上注下井水以下給上上无應與反下與初猶井谷也鉄繫之崖僅容小魚而已射注也巽為魚鮒潛泥中鯽也坎下變艮小石為谷互離大腹為甕互兌敝也下拆漏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釋文作无與之也徐作則莫之與也

正曰井之甕必有旁漏四射不任其事者矣宜曰人皆可與為善但无誘掖汲引者則下達矣二高士也時則人无與者

九三井渫不食史記渫作泄今石經作渫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變重坎積也

宜曰洵而清之曰渫巽潔象未離下體則不食兌伏艮象惻變坎明互離王則五也孔子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非明王能知賢才而惻之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子瞻曰明人之惻而非我之自惻也揆曰行道之人惻此可用汲而不用也登三有所求哉正曰渫者井也汲者繘也繘腐井深谷射甕敝雖有行人洞眴莫從故上不求賢下不貢士王者

所致辟也舜舉十六族而升于大位行父逐一莒僕而五世食福王明並受何疑之乎

六四井甃无咎（變兌爲大過 積隨）

集曰甃甎壘井也馬融曰爲瓦裹下達上也象離火燒坤土爲瓦甓居得其位四旁皆修井无泥无漏矣蓋四井地也誠齋曰日新之功也泉至于四溢而欲出所患修有不至耳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丘行可曰三渫井內以致其潔四甃井外以禦其汚渫甃皆人事故于人位見之內外交修淵泉時出矣丘曰先王之法一敝

不修必以所養者害人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變坤為升 積震 震世

一曰乾為寒。坎得乾中。冽從冰。清而冷也。月令仲冬水泉動。其本體之象乎。居兌口上。食象。聖學盡人盡物。能盡此性。功利不足言也。敬仲云。寒泉冽然无喪无得。寂然不動也。中正之道自不動。自有及物之功。意曰。澹泊為本。足為中衡之尊。此洋洋酣酌飽滿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正與九三同。所以食者中也。正曰。五為井之升。賢人得時。汔繘

有功夫當冰堅之候。凋谷沍陰。水泉不鳴。而井獨以是爲其寒泉。使喪者有所待。側者可以食。非汲繘之能而誰乎。齊得夷吾于叔牙。秦得由余于蹇叔。楚得叔敖于子文。皆非井之能而繘之能也。

上六井收（荀作井甃俞琰作汲）勿幕（干寶作罔幕）有孚元吉（變重巽）

集曰。上爲井口。水至口。在瓶之水。所當收也。偶畫在上。有鹿轤雙柱對立之象。旋坎輪以收巽綆。訓之收。說文幕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勿幕。偶畫開而不揜之象。上出爲功。故井收以送往。坎口不揜。故勿幕以待來。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有孚者如是。

井鼎四以下不言吉五上言吉易貴用也他卦上爲窮極惟井鼎大成故元吉在上此大臣師保之地耕耨收于田野佃魚收于山澤是弗損益之之惠也勿冪刀圭于圜府勿幕金粟于稌庾是上下之先也訂曰巽爲行權德孚天下而可與權故能養而不窮此井巽相繼所以居九卦之終乎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仲虎曰六爻始末揭上下見井之用在上也正曰下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彼羸者不巽之故也意曰巽風在上即繼革鼎以中正之食收潔甃之才德而泥漏又安往乎勿幕者即無不覆

幬之謂也此井井條理之大成也收卽集矣

時論曰天一生水穴地出泉上應西北之宿下充民用傳曰井行沃牧隰臯因有九夫爲井而爲邑丘甸都因有耜耦畎遂而爲成洫同滄井法本方圖而營國治兵皆從此出故曰井者養也通也辨也水從風而結亦從風而融故可渙可井木道行也後天坎來代坤巽往而坤代之于不用之地土中得泉有毀坤之邑往來井井之象坤有得喪二子代坤齊而勞也五行之用金木火土皆有得喪而井泉則源源混混不舍晝夜无泛濫之害亦无川澤之缾代坤而脫泥谷遇巽而甕繘羸故无得喪者

也此亦表法也必辨而通必通而得困後自知之自安其所養矣人事之得喪安得而不分乎井天也井之人也聖人知人即天而不任天之天故食之用貴而用汲者之用尤貴制器以善用汲勸其渫甃以嚴待用此聖人之收功不窮也豈以地自泉而不異抑豈料繘羸瓶而遂廢繘瓶曰无得无喪哉坎食者三代以上之則壞經邦也異不食者亡秦以後之阡陌也舊井廢而蒐苗之制衰則田禽遂失井谷窮而并吞之風棘則涸鮒嗟生里選荒而登明之典昏則與渫无汲太史公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賢人在下行道心惻至有自廢棄者反驕而勸人矣誰

食寒泉而掃敝賢之幕乎。惟大成者則無所不收其勞勸也。寒冽慶中正之淵泉。而渫甃兼內外之清潔。彈極綆索无虞朽索。枯犫之用。不怨陶工。小鮒不厭于谷嚮。時禽相忘于步飲。泥蕩谷開國器維幹幕宏邑集。巨細兼收。非元吉在上。曷以與此。其辨于時位之變也。泥則需之天也。敝則甕之反也。渫則水之習也。甃澤上之棟也。寒泉出地之階也。勿幕隨風之散也。合辨困井之義。困正所以養之。養正所以困之。能致遂者。無待勞勸矣。然勞勸之功。勿幕者廣。勞民者。勸勞之。而即以惻勞之。勸相者。勸其相資為理。不待逼而自風行者也。

者曰蘇君禹病欲質世味之失其淵源也然矣允仍及泉志在

見本渫自内潜發無外淆測而食性不加盈惻不食性不加損

焉股顏子同此源流者也上世與民爲生中世聽民自爲生末

世民无以爲生致有奪民之生以爲大幕者矣寒泉之食所

以對治溫飽之疾也更泥者抱甕者皆所收也至言泉本自養

而咲瓶者爲望洋託渫發爲沽市非惡桔槔而竊其瓶乎群飲

狂泉碧迸皆枉皆不知勞民勸相耳漭悍淵泉而特出之亍忠

昴大成之藏以收往來之汲矣猶欲抔飲豈不固哉

周易時論合編卷之六終